

普陀山佛學叢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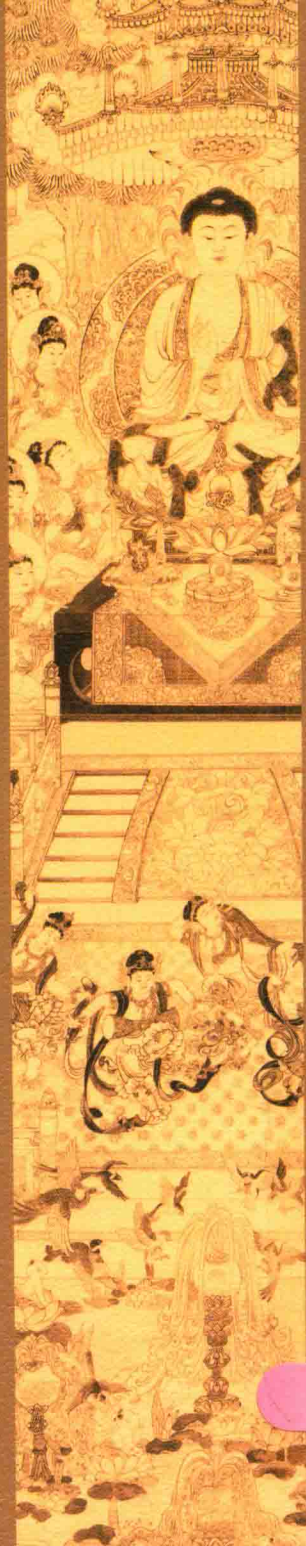
佛經精華錄箋註

附佛藏經籍提要



◎ 丁福保 撰
◎ 界定 點校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普陀山佛學叢書 主編 會 閒

佛經精華錄箋註

丁福保 編著 界 定 點 校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佛經精華錄箋註/丁福保編著. —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4.6

(普陀山佛學叢書)

ISBN 978-7-5675-2228-2

I. ①佛… II. ①丁… III. ①佛經-注釋
IV. ①B94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4)第 145939 號

普陀山佛學叢書

佛經精華錄箋註

編著者 丁福保
點校者 界定
特約編輯 鍾錦
項目編輯 龐堅
裝幀設計 上海紅邦品牌營銷傳播聯合機構
封面題字 華人德

出版發行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號 郵編 200062
網 址 www.ecnupress.com.cn
電 話 021-60821666 行政傳真 021-62572105
客服電話 021-62865537 門市(郵購)電話 021-62869887
地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號華東師範大學校內先鋒路口
網 店 <http://hdsdcbs.tmall.com>

印刷者 浙江臨安曙光印務有限公司
開 本 889×1194 32 開
印 張 9.25
字 數 201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次
書 號 ISBN 978-7-5675-2228-2/B·865
定 價 32.00 元

出版人 王 焰

(如發現本版圖書有印訂質量問題,請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調換或電話 021-62865537 聯繫)

《普陀山佛學叢書》編纂委員會

顧問

忻海平

道慈

邱平海

潘德榮

主編

會 閱

編委（按名氏音序排列）

陳宏成

黃曙輝

會 閱

界 定

戒 修

淨 妙

淨 旻

羅 顯

門 肅

能 進

如 義

沈小揚

通 了

惟 航

心 舉

信 光

星 月

袁德新

源 流

湛 空

張曉林

智 宗

鍾 錦

宗 慧

宗 柱

《普陀山佛學叢書》序一

在佛教文化中，有一樁很值得自豪的事業，就是典籍的整理。佛教典籍，作為三寶住世的重要載體，自來受到教界、學界和廣大信眾的珍視。在佛陀涅槃後不久，就開始了第一次結集，可以看作是佛教典籍整理的源頭。從此之後，結集不斷進行。同時，佛教典籍也在增加——大乘經典的出現，諸類註疏的繁興，後世著述的湧現，儘管數量巨大，也都得到不斷地整理。只要看看各種不同的大藏經，就可以知道佛教典籍整理的成果是何等豐碩了。

這些整理工作的成績絕對令人驚歎。首先，佛教典籍整理的工作遍及寬廣的地域，產生了包羅宏富的藏經體系。世界上現存的大藏經有巴利語、漢文、藏文三大體系，有巴利語、漢文、藏文、西夏文、蒙文、滿文、日文七種文字流傳。這還不包括只剩下少數零散貝葉本或紙寫本的早期梵文經典，以及雖有刊刻卻未見傳世實物的契丹文大藏經。即使在世界文化史的範圍內，也很難看到如此宏富的典籍體系。其次，佛教典籍整理的工作貫穿着長久的歷史，各種體系的藏經都在不斷地完善着。就漢文大藏經來說，至遲在隋代，初期的手寫大藏經已經流傳。同時還有石刻藏經，如房山雲居寺就保存有從隋至明的各類石刻經版一萬五千餘塊。印刷術的發明，使得北宋初年就出現了第一部刻版大藏經——《開寶藏》。此後，我國歷代官、私

所修的大藏經，目前已知的計有二十一種。在國外編印的漢文大藏經也有九種：朝鮮的《高麗藏》初雕、再雕兩種，日本的《弘安藏》《天海藏》《黃檗藏》《弘教藏》《卍字藏》《卍字續藏》《大正藏》七種。目前，中國大陸和中國臺灣正在分別編纂的《中華大藏經》和《佛光大藏經》，都力圖成爲能夠體現最新水準的新版大藏經。在我國沒有任何一部典籍彙編，具有大藏經這樣不斷完善的歷程。比起數十部大藏經來，名聞遐邇的《四庫全書》顯得孑然孤立。

透過這些整理工作，使我們看到一代代佛經典籍整理者的虔敬和匠心。他們的虔敬，使得藏經的整理完全不藉外緣。俗話說，「盛世修典」，典籍的整理總需要一個太平盛世提供種種物質的支援。但是，藏經的編修卻並不如此，即使在亂世，這個工作也不曾停頓。信仰給予了這個工作無量的支持，人世的滄海桑田又何足搖動？他們的匠心，卻又使得藏經的整理最爲善用外緣。只要利於佛經典籍的流傳，他們無不擇取。貝葉上，紙帛上，碑石上，佛經典籍無處不在。我們在最早的紙質印刷品上看到的，是佛經。我們現在能夠利用的最爲完善的中文典籍電子檢索系統，是大藏經。他們從未錯失時運所賦予的機緣。

正是有了他們的努力，佛經典籍得以大批保存，使後來虔誠求法的信衆得以親近法寶。「感恩」二字，對於他們實在顯得太輕太微薄。也許，最真切的「感恩」，應該是繼承他們的願望，將佛經典籍整理的工作隨着新的機緣不斷推出弘揚。就是出於這個信念，我們中國佛學

院普陀山學院啟動了這套《普陀山佛學叢書》的編輯工作。

我們首先希望能夠繼承前輩們編修藏經的傳統，盡力搜集整理未曾入藏的佛經典籍，逐步完成一個較為系統的藏外文獻彙集。陸續進行近現代佛經典籍註疏系列、巴利文梵文藏文佛經典籍翻譯系列、近現代佛學名著系列、海外佛學名著系列等的整理刊印，從多方面、多角度拓展藏經的內涵。

我們對於佛教面向新時代的機緣，也有一個自己的理解。儘管佛教一直給予中國文化以深遠的影響，但是佛學仍然需要走入中國學術的中心，發揮更為關鍵的作用。或許，這就將出現在這個時代。爲了將佛經典籍整理引向學術路徑，我們有意展開如下工作：重視佛經典籍的版本價值，推出佛學善本叢刊；以觀音、天台宗文獻爲核心，對入藏典籍進行標校整理，提供既符合古籍整理規範又便於閱讀的新版本；編輯整理當代海內外的佛學論著，關注佛學研究的最新動態。

我們中國佛學院普陀山學院也將圍繞佛經典籍整理展開自己的教學科研，組織力量對重要的佛學典籍進行註釋。嘗試以乾嘉學派的客觀實證方法研治佛學典籍，提供能幫助讀者進一步深入理解佛學的可靠讀本。我們期待這一註經工作，能夠成爲中國佛學院普陀山學院的長期學術事業。

當然，這個設想是過於宏大了，也遠遠超出了我們目前的實力。但是發一個宏願，必將有一份動力。我們相信，經過長期不懈的努力，一定能夠為佛教典籍的長久流傳做一份貢獻。何況，普陀山自來就有的文化傳統，衆多善知識的熱心參與，都給了我們信心。同時，我們也熱忱期望，有更多的同道來參與這個事業。

法門無量誓願學。學佛法，必然從典籍開始。整理佛教典籍，將是我們中國佛學院普陀山學院義不容辭的責任。

中國佛學院普陀山學院院長 釋道慈*

述於普陀山普濟禪寺 二〇一三年四月五日

* 釋道慈，全國政協委員，中國佛教協會副會長，浙江省佛教協會名譽會長，普陀山佛教協會會長，普陀山普濟禪寺方丈，中國佛學院普陀山學院院長。

《普陀山佛學叢書》序二

《普陀山佛學叢書》即將出版，我由衷地感到欣慰。我以為，這件事的意義遠不止出版了一套叢書，而是從中體現了普陀山佛教文化發展的新面貌。

普陀山承擔着半個亞洲的信仰，其得天獨厚的地位，帶給我們的不僅是自豪，也是責任。編纂《普陀山佛學叢書》，體現了普陀山佛教協會對於發展普陀山這不容推辭責任的主動擔當。在當今社會條件之下，佛教發展越來越需要提升文化的內涵，著書立說應當成爲振興正信佛教的一大重要任務。普陀山佛協在推動普陀山發展的過程中，始終將文化置於自己的視野中，是迎合時代主題的。擔任叢書編纂任務的中國佛學院普陀山學院，也切實貫徹了佛協的精神。在他們的叢書構劃中，既有特別編輯獨具普陀山自身文化特色的《觀音藏》的願望，也有全面整理佛教文化典籍的抱負。而且，不止於對佛教文化典籍的整理，也發心以整理典籍爲核心展開自己的學術事業，服務於佛教的弘揚。我相信，他們的這項工作，必將積極促進普陀山的文化建設和未來發展。

這是普陀山發展中喜人的新面貌。之所以我非常贊賞並樂意支持他們的這項工作，是因爲這項工作的意義特別重大。理理紛繁萬千的思路，想到要處理好的兩個辯證關係，也寫出

來，大家共勉。

我首先想到的是社會和文化的關係。可以說，我們中華民族正在穩步走向全面復興的道路上，舟山也已走進「新區」時代。前所未有的社會條件給予文化發展一個最佳的契機，佛教界當然也不例外。面對如此良好的社會發展機遇，我們每一個人都應該感到珍惜，想到回報。社會和文化之間存在一個辯證關係，社會給文化提供條件，文化也會促進社會的完善與發展。我們理應通過佛教文化的弘揚，為社會的完善與發展盡心盡力。普陀山的佛教界都有一個共同的認識，普陀山已經超越了「香火興廟」的時期，應該認真考慮「文化興教」的問題了。發掘佛教文化對於當前社會建設的積極因素，逐步消除「香火興廟」時期的消極因素，是佛教界在完善自身形象，促進社會發展過程中必須率先予以關注的。我看到在叢書的字裏行間，對此有所意識，有所覺悟。

還有傳承和發展的關係。叢書畢竟是中國佛學院普陀山學院的學術工作，文化自身的意義還是應該突出的。對於文化來說，傳承和發展也是辯證的。發展以傳承為基礎，傳承以發展為目標。我們不能急於求成，一味強調佛學院法師們自己的著書立說，首先應該宣導甘於在經典中的沉浸並不斷加深自身涵養的氛圍。叢書中對於大德先賢著述的整理，值得贊許。不過，決不能僅僅止步於此，我們殷切期待法師們能夠從前輩經典的沉浸中儘快超越，在新的

學術環境下，「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叢書中關於這一目標的設想，也盼望衆位法師念念不忘。

《普陀山佛學叢書》的出版，是個良好的開端。普陀山佛教文化事業的發展，卻是長期的歷程。它對於社會的積極促進，則是不斷的跋涉。

是爲序。

忻海平*

二〇一三年四月七日

* 忻海平，中共舟山市市委常委，市委秘書長，市委統戰部部長。

《佛經精華錄箋註》整理弁言

鍾錦

丁福保箋註了十四種佛經：《八大人覺經》《心經》《四十二章經》《佛遺教經》《觀世音經》《高王觀世音經》《金剛經》《阿彌陀經》《孟蘭盆經》《無量義經》《觀普賢菩薩行法經》《觀無量壽佛經》《六祖壇經》《無量壽經》。其中《心經》註本先後有三種：《心經箋註》《心經詳註》《心經精義》。另外，爲了「引人人勝，誘掖之使讀全經」（《箋經雜記八》），又集錄佛經的精華，並以同樣的箋註體例註釋，編註成《佛經精華錄箋註》。全書將佛教的基本觀念分錄在總綱、懺悔、倫理、五蘊、四諦、十惡十善、十二因緣、六度、達觀、無我、歸向、佛性、淨土十三類目之下，確實便於閱讀瞭解。因此，此書頗受歡迎，後來重印者不絕。

不過，這個《精華錄》的缺陷也是很明顯的。比如，每個概念往往並未引錄最早的出處，只是隨手抄錄習見的經文，甚至是二手的編撰文獻。又如，也沒有將這十三類目之間的內在關聯揭示出來，從而缺乏對佛學義理的體系把握。我揣測，丁氏箋註佛經很可能是邊學習邊註釋，他的箋註便成爲自身閱讀經歷與讀者的分享。在這樣的分享中，缺陷是可以理解的。而作爲讀者，在分享之餘，也許應該繼續丁氏的閱讀，並且對之不斷完善。或許，這也是丁氏所企盼的。

丁福保是個讀書人，他又以讀書人購書的心理，編輯了一本薄薄的小冊子，卻起了個太過厚重的名字，叫做《佛藏經籍提要》。所以，初看這個小冊子，會非常失望。收了極爲少量的佛

藏經籍，寫了幾句簡單的介紹，再附上出版信息和價格，這不就是個購書清單嗎？細讀一過，才理解，這可能是丁氏指導讀者購買佛藏經籍的指南。所收經籍太少，是因為當時書肆的經書有限。附上出版信息和價格，是便於讀者的選購。應該說，其實用價值還是有的。今天，我們也可憑此大致瞭解當時佛藏經籍的出版情況，故而將它附在《佛經精華錄箋註》後面。

丁福保喜歡購書，也喜歡出版書。想來他是因為買不到了，就自己出版。這也是讀書人自然會有的心理。他出版的《佛學叢書》，對於佛藏經籍的流傳，頗有貢獻。他的十數種佛經箋註，就收在這套叢書之中。故而我們將《佛學叢書》的序跋，及其書目廣告，附在最後，便於我們具體瞭解丁氏出版佛藏經籍的目的以及出版的規模。

丁福保的《佛學叢書》由他自己創辦的醫學書局出版，《佛經精華錄箋註》即其中一種，民國間鉛字排印。界定法師根據此本施以現代規範標點，並對原文錯誤進行部分校改，之後又請禮賢法師校閱一過，希望能夠給讀者提供一個方便適用的本子。

目錄

佛經精華錄箋註序	一
箋經雜記八	一〇
佛經精華錄箋註	一三
總綱	一三
懺悔	三四
倫理	四三
五蘊	六六
四諦	七一
十惡十善	七三
十二因緣	八八
六度	九一
達觀	一三六
無我	一四三
歸向	一四七
佛性	一五九

淨土	一六五
佛藏經籍提要	一八一
附錄 佛學叢書序跋及書目	二一七
丁氏佛學叢書序(李詳)	二一九
佛學叢書總序一(陳嘉遜)	二二七
佛學叢書總序二(吳葆真)	二四二
佛學叢書自序(丁福保)	二四四
佛學叢書跋(丁福保)	二四八
佛學叢書書目一	二四九
佛學叢書書目二	二六五

佛經精華錄箋註序

楚衡沙門釋道階撰
無言居士黃章箋註

仲枯先生，無錫名族也，學海淵深，

《拾遺記》：「京師謂康成爲經神，何休爲學海。」

博綜群籍，而於佛理尤有深悟。

有所知覺之謂悟。悟者，悟實相之理也。○《法華經·方便品》：「欲令衆生悟佛知見，故出現於世。」
近刊《佛學叢書》，誓彰像教，

像教同像化，像法之教化也。又佛像與經教也。○《唯識述記序》：「漢日通暉像，教宣而遐被。」○
《元亨釋書》二：「紹際像化，闡揚玄風。」

如《八大人覺》、

《八大人覺經》，後漢沙門安清譯。

《佛遺教》、

《佛遺教經》，姚秦三藏法師鳩摩羅什譯。

《四十二章》、

朱子曰：「《四十二章經》，最初傳來中國的文字。」○後漢迦葉摩騰、竺法蘭同譯。

《觀音》、

即《觀世音經》、《妙法蓮華經》第七卷之《觀世音菩薩普門品》也。昔伊波勤菩薩遊化葱嶺，來至河西。河西王沮渠蒙遜歸命正法，兼有疾患，以告菩薩。菩薩云：「觀世音於此土有緣。」乃令誦念《法華經》中之《觀世音菩薩普門品》，王之病苦即除。因此《普門品》別行於世，稱曰《觀世音經》。此說出《法華經傳記》一。○姚秦三藏法師鳩摩羅什譯。

《彌陀》、

《彌陀經》有二譯本：唐三藏法師玄奘譯本名《稱贊淨土佛攝受經》，姚秦鳩摩羅什譯名《阿彌陀經》。仲祐先生所箋注者，羅什譯本也。

《金剛》、

《金剛經》為《金剛般若波羅密經》之略名，此經即《大般若經》中之第五百七十七卷。前後共有六譯本，互有詳略，最通行者為姚秦羅什譯本。仲祐先生所箋注者，即姚秦譯本也。

《孟蘭》、

《孟蘭盆經》，一卷，西晉三藏法師竺法護譯。○案：後世戲劇中之《目連救母》，本此。

《無量義》、

《無量義經》，一卷，蕭齊天竺沙門曇摩伽陀耶舍譯。佛說此經後，即接說《法華經》，故《無量義經》即為說《法華經》之過度。

《觀普賢經》、